

现代散文八家书系



萧红散文

永恒的憧憬和追求



YZLI0890162131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现代散文八家书系

萧红散文

永恒的憧憬和追求

林贤治 编



YZLI0890162131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：萧红散文 / 萧红著. — 广州：
花城出版社，2013.1

(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/ 林贤治主编)

ISBN 978-7-5360-6619-9

I. ①永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1496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揭莉琳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装帧设计：林露茜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7.75 2 插页
字 数	180,000 字
版 次	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编者说

跟古代不同，新文学史上出现了相当一批女作家。其中，萧红是独异的一位，在她的身上，勃发着身为底层女性的创造力，闪耀着一种掩抑不住的天才的光辉。

萧红本名张迺莹，于1911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。8岁时母亲去世，10岁念小学，16岁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中。为反抗封建婚姻，毕业后即逃至北京，入读北京女师大附中。一年后，迫于家庭压力返回呼兰，遭到软禁。未久，出逃哈尔滨，流落街头；走投无路之际，终与未婚夫王恩甲同居于东兴顺旅馆。次年，王恩甲欠下旅馆债务只身逃遁，萧红不得已登报求助，得以结识萧军，脱离险境。是年秋，与萧军同居。“九一八”以后，日本侵占东北，建立“满洲国”。1934年6月，萧红与萧军一起流亡青岛，10月底同赴上海，在此期间认识鲁迅。在鲁迅的帮助下，萧红出版成名作《生死场》，为文坛所瞩目。1937年底，与萧军同赴武汉，参加编辑文艺月刊《七月》。1938年1月，复与萧军北上，应邀任教于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。4月与萧军分手，携

同端木蕻良南下武汉，与之同居。1940年赴香港，不久病肺入院。这时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攻占香港。1942年1月13日，手术切除喉管，九天后在玛丽医院去世。

萧红在中学时代开始练习写作，193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《王阿嫂的死》，此后以小说家鸣世，著名作品有中篇《生死场》，长篇《呼兰河传》和《马伯乐》。散文集有《商市街》、《萧红散文》。逝世后，作品多次重版，另有合编本《萧红选集》、《萧红十年集》、《萧红全集》等行世。

萧红本质上是一个诗人，内心充满爱，温暖，敏感而多情。而行为方式，写作方式，则是充分散文化的；自由，散漫，犹如任性的孩子，率真，自然，讨厌教条，反抗规训。她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，而这种生存状态，于她的内心保持着一种震荡，有一种深长的呼应。作为一种文体，散文本来是最适合于萧红的。不过，在她那里很可能无所谓“文体”，只爱自由的表达，所以，小说在她的手中也变成了长篇散文，两者之间，唯有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罢了。

她的作品，几乎全数带有自叙传的性质，主观色彩非常浓郁，尤其散文。有几篇述及家世者，如《祖父死了的时候》、《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》，可以看出萧红对于亲情的依恋；《家族以外的人》，通篇流露着她对于弱势者、失败者和痛苦者的深切的同情。集子《商市街》，是萧红早期流浪生活的实录。她长期失业，完全陷身于社会底层。如果说“同情”是一种高贵然而多少有点奢侈的带有施舍性质的人类情感的话，那么，这时她已被剥夺了作为“同情者”的资格，而不能不像鲁迅的“热风”一词的意涵那样，自造出一点爱来慰藉自己了。她处于为

生活所压榨、所摒弃的边缘，《饿》一篇，便极其细致地呈现了挣扎于其中的可怕的图景。像如此惨淡的人生，在现代作家中是极其罕见的，甚至是绝无仅有的。即使如此，集子中仍然留有因爱而生的一点浪漫蒂克，冷烬中熠熠火星的余温。这就是萧红，独异的萧红。作为短暂一生中的阶段性反应，《商市街》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她，一个不幸的、孤傲的、反抗到底的女作家的质地。

《回忆鲁迅》是一篇人物素描。在所有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中，萧红的断片式文字是最传神的。在日常生活中表现鲁迅，毫无单调、琐碎之感。全文布满细节，枝杈一般，因作者倾注其挚爱而充满汁液，所谓“风号大树中天立”，仰视之，坚定，傲岸；平视之，则生机勃勃，摇曳多姿。

书中收入部分书简。这些文字，简约而又丰富，直接敞现了萧红的情感世界。《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》，其中夹杂了国仇家恨，大义私情，写来一气贯注，波翻浪涌，千回百转。对于萧红，无论论人或论文，本篇都是有代表性的。

此外，特意编入小说中的两个独立章节，以见萧红的整体作品的散文化风采。虚构，纪实，人物，风景，在萧红这里，都属于生命书写，都是用心一一抚摩过的，其间有那么多的差异，绚丽缤纷，而底色却是鲜明的一致，那就是：爱与自由。

目录

编者说	1
祖父死了的时候	1
感情的碎片	5
家族以外的人	7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	44
初 冬	46
欧罗巴旅馆	50
雪 天	54
饿	57
最末的一块木枰	62
黑“列巴”和白盐	64
春意挂上了树梢	66
小偷、车夫和老头	69
剧 团	72
白面孔	75

门前的黑影	78
拍卖家具	81
最后的一个星期	83
索菲亚的愁苦	87
访 问	94
孤独的生活	100
女子装饰的心理	104
天空的点缀	107
失眠之夜	110
亚 丽	114
火线外（二章）	119
一条铁路底完成	124
一九二九年底愚昧	131
无 题	135
记鹿地夫妇	139
回忆鲁迅先生	149
骨架与灵魂	185
生死场（节选）	186
呼兰河传（节选）	191
致萧军（四通）	215
致白朗	223
致华岗	224
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	231
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	234

祖父死了的时候

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，他喜欢流起眼泪来，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。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，现在讲起来，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：“我记不得了。”

某夜，他又病了一次，经过这一次病，他竟说：“给你三姑写信，叫她来一趟，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？”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母。

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。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，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。

祖父睡着的时候，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，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，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。我若死掉祖父，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，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“爱”和“温暖”带得空空虚虚。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。

我联想到母亲死的时候。母亲死以后，父亲怎样打我，又娶一个新母亲来。这个母亲很客气，不打我，就是骂，也是指

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。客气是越客气了，但是冷淡了，疏远了，生人一样。

“到院子去玩玩吧！”祖父说了这话之后，在我的头上撞了一下，“喂！你看这是什么？”一个黄金色的桔子落到我的手中。

夜间不敢到茅厕去，我说：“妈妈同我到茅厕去趟吧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那我害怕呀！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什么？怕鬼怕神？”父亲也说话了，把眼睛从眼镜上面看着我。

冬天，祖父已经睡下，赤着脚，开着钮扣跟我到外面茅厕去。

学校开学，我迟到了四天。三月里，我又回家一次，正在外面叫门，里面小弟弟嚷着：“姐姐回来了！姐姐回来了！”大门开时，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。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。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。但不是高兴，只是心酸，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。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，他流着泪，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，一边抖动着嘴唇说：“爷爷不行了，不知早晚……前些日子好险没跌……跌死。”

“怎么跌的？”

“就是在后屋，我想去解手，招呼人，也听不见，按电铃也没有人来，就得爬啦。还没爬到后门口，腿颤，心跳，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。没跌断了腰……人老了，有什么用处！爷爷是八十一岁呢。”

“爷爷是八十一岁。”

“没用了，活了八十一岁还是在地上爬呢！我想你看着爷爷了，谁知没有跌死，我又慢慢爬到炕上。”

我走的那天也是和我回来那天一样，白色的脸的轮廓闪现在玻璃窗里。

在院心我回头看着祖父的面孔，走到大门口，在大门口我仍可看见，出了大门，就被门扇遮断。

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。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，并没说出一个永别的字。我回来看祖父，这回门前吹着喇叭，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，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，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，吹鼓手们的喇叭枪凉地在悲号。马车停在喇叭声中，大门前的白幡、白对联、院心的灵棚、闹嚷嚷许多人，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。

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，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。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，可是怎样看呢！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，胡子、眼睛和嘴，都不会动了，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？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，手也没有感觉了。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！

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，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。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，抬向灵前去。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。

我怕起来，我号叫起来。

“咣咣！”黑色的，半尺厚的灵柩盖子压上去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饮了酒，用祖父的酒杯饮的。饭后我跑到后园玫瑰树下去卧倒，园中飞着蜂子和蝴蝶，绿草的清凉的气味，这都和十年前一样。可是十年前死了妈妈。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；这回祖父死去，我却饮了酒。

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搏斗着生活。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。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，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，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。因为仆人是穷人，祖父是老人，我是小孩子，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。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，他喜欢她的时候，便同她说笑，他恼怒时便骂她，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。

母亲也不是穷人，也不是老人，也不是孩子，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？我到邻家去看看，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。我到舅家去，舅母也是怕舅父。

我懂得的尽是一些偏僻的人生，我想世间死了祖父，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，世间死了祖父，剩下的尽是一些凶残的人了。

我饮了酒，回想，幻想……

以后我必须不要家，到广大的人群中去，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抖了，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。

所以我哭着，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。

感情的碎片

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，热的，它们常常会使我的眼圈发烧。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。有时候它们站到了眼毛的尖端，闪耀着玻璃似的液体，每每在镜子里面看到。

一看到这样的眼睛，又好像回到了母亲死的时候。母亲并不十分爱我，但也总算是母亲。她病了三天，是七月的末梢，许多医生来过了，他们骑着白马，坐着三轮车，但那最高的一个，他用银针在母亲的腿上刺了一下，他说：

“血流则生，不流则亡。”

我确实看到那针孔是没有流血，只是母亲的腿上凭空多了一个黑点。医生和别人都退了出去，他们在堂屋里议论着。我背向了母亲，我不再看她腿上的黑点。我站着。

“母亲就要没有了吗？”我想。

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：

“……你哭了吗？不怕，妈死不了！”

我垂下头去，扯住了衣襟，母亲也哭了。

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。我从衣袋取出来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。

“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？”于是眼泪又来了。

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，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。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，然而那是热的，是发炎的。但那是孩子的时候。

而今则不应该了。

家族以外的人

我蹲在树上，渐渐有点害怕，太阳也落下去了；树叶的声响也唰唰的了；墙外街道上走着的行人也都和影子似的黑丛丛的；院里房屋的门窗变成黑洞了，并且野猫在我旁边的墙头上跑着叫着。

我从树上溜下来，虽然后门是开着的，但我不敢进去，我要看看母亲睡了还是没有睡？还没经过她的窗口，我就听到了席子的声音：

“小死鬼……你还敢回来！”

我折回去，就顺着厢房的墙根又溜走了。

在院心空场上的草丛里边站了一些时候，连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是折碎了一些草叶咬在嘴里。白天那些所熟识的虫子，也都停止了鸣叫，在夜里叫的是另外一些虫子，它们的声音沉静，清脆而悠长。那埋着我的蒿草，和我的头顶一平，它们在我的耳边唱着那么微细的歌，使我不能相信倒是听到还是没有听到。

“去吧……去……跳跳蹦蹦的……谁喜欢你……”

有二伯回来了，那喊狗的声音一直继续到厢房的那面。

我听到有二伯那拍响着的失掉了后跟的鞋子的声音，又听到厢房门扇的响声。

“妈睡了没睡呢？”我推着草叶，走出了草丛。

有二伯住着的厢房，纸窗好像闪着火光似的明亮。我推开门，就站在门口。

“还没睡？”

我说：“没睡。”

他在灶口烧着火，火叉的尖端插着玉米。

“你还没有吃饭？”我问他。

“吃什……么……饭？谁给留饭！”

我说：“我也没吃呢！”

“不吃，怎么不吃？你是家里人哪……”他的脖子比平日喝过酒之后更红，并且那脉管和那正在烧着的小树枝差不多。

“去吧……睡睡……觉去吧！”好像不是对我说似的。

“我也没吃饭呢！”我看着已经开始发黄的玉米。

“不吃饭，干什么来的……”

“我妈打我……”

“打你？为什么打你？”

孩子的心上所感到的温暖是和大人不同的，我要哭了，我看着他嘴角上流下来的笑痕。只有他才是偏着我这方面的人，他比妈妈还好。立刻我后悔起来，我觉得我的手在他身旁抓起一些柴草来，抓得很紧，并且许多时候没有把手松开，我的眼睛不敢再看到他的脸上去，只看到他的腰带的地方和那脚边的火堆。我想说：

“有二伯……再下雨时我不说你‘下雨冒泡，王八戴草帽’啦……”

“你妈打你……我看该打……”

“怎么……”我说：“你看……她不让我吃饭！”

“不让你吃饭……你这孩子也太好去啦……”

“你看，我在树上蹲着，她拿火叉子往下叉我……你看……把胳膊都给叉破皮啦……”我把手里的柴草放下，一只手卷着袖子给他看。

“叉破皮……为啥叉的呢……还有个缘由没有呢？”

“因为拿馒头。”

“还说呢……有出息！我没见过七八岁的姑娘还偷东西……还从家里偷东西往外边送！”他把玉米从叉子上拔下来了。

火堆仍没有灭，他的胡子在玉米上，我看得很清楚是扫来扫去的。

“就拿三个……没多拿……”

“嗯！”把眼睛斜着看我一下，想要说什么但又没有说。只是胡子在玉米上像小刷子似的来往着。

“我也没吃饭呢！”我咬着指甲。

“不吃……你愿意不吃……你是家里人！”好像抛给狗的吃的东西一样，他把半段玉米打在我的脚上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母亲的头发在枕头上已经蓬乱起来，我知道她是睡熟了，我就从木格子下面提着鸡蛋筐子跑了。

那些邻居家的孩子就等在后院的空磨房里边。我顺着墙根走了回来的时候，安全，毫没有意外，我轻轻地招呼他们一声，他们就从窗口把篮子提了进去。其中有一个比我们大一些的，叫他小哥哥的，他一看见鸡蛋就抬一抬肩膀，伸一下舌头。小